

Heidegger

〔德〕比梅尔 著

海德格尔



海 德 格 尔

〔德〕比梅尔 著

刘 鑫 刘 英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德)比梅尔著;刘鑫,刘英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

ISBN 7-100-01972-9

I. 海… I. ①比… ②刘… ③刘… II. 海德
格尔, M. (1889~1976)-哲学-研究 IV.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887 号

HÀI DÉ GÉ ÈR

海 德 格 尔

〔德〕比梅尔 著

刘 鑫 刘 英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972-9/B·27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1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6½

定价:10.10 元

目 录

导言	1
海德格尔的影响	5
思想发展	17
海德格尔思想的双重主题:追问存在和追问真理(无蔽)	30
在时间地平线上追问存在(《存在与时间》,1927)	33
主题及章节安排	34
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	40
生存状态与时间性	55
真理问题(《存在与时间》第44节)	63
《论真理的本质》(1930)中的真理问题	69
艺术与无蔽(《艺术作品的起源》,1935)	86
人之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信》,1946)	108
无蔽与技术的本质(《技术问题》,1953)	122
诗—思—语言(《语言的本质》,1957)	139
无蔽——思的事情(《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1964)	155
评价	164
年表	168
参考文献	172

导 言

在本书开始之前，不妨先说说应如何看待这里的描述。我们通常期望一本传记能展示出主人公生平中的一些不平凡的事件。这种期望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通过这些事件可以获得理解该作者作品的钥匙。人们普遍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生平来理解、甚至解释他的作品——无论他是诗人、画家、作曲家、雕塑家还是哲学家。

无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可以通过作者的生平来考察其作品的产生和形成——即便不说解释（威廉·狄尔泰把解释理解为对自然过程的把握活动）。然而，在马丁·海德格尔那里，却难免叫人失望。我们不能通过他的生平来理解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因此，了解他的生平就意味着，追踪他的创作活动并且力图把握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展开发展，如何不断变化的。海德格尔所探寻的问题必然与我们相关。它不能理解为一个随便提出的问题；而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所有其它的探寻和追问最终都要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而我们对此情况却未必清楚意识到了。

本书不关心大多数人生平中随时可遇的琐碎情况，而是要揭示海德格尔创作活动中那种独一无二的坚决态度，从他生平中获得的所有材料都是为此服务的。海德格尔的创作活动开始很早。他首先接触的是弗兰茨·布伦坦诺的著作：《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这部著作是后来成为主教的康拉德·格勒贝在海德格尔上中学时送给他的。它推动了海德格尔最初的哲学探索。接

着通过教义学教授卡尔·布莱格的著作《存在论》一书的激发,对埃德蒙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探讨的激发,形成了海德格尔自己的哲学探索,从大学授课资格论文《邓斯·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1916),二十年代初的对亚里士多德阐释,直到《存在与时间》(1927)与《思的事情》(1969)。1922年他在托特瑙堡构筑的小屋也有助于这些作品的产生。因为上黑森林地区寂静的环境使他能够高度集中精力,专心工作。他的演讲稿和手稿,他的誉满全球的著作,就是在这里准备和完成的。

除了1923—1928他在马堡工作这段时间外,海德格尔一生都是在弗莱堡和托特瑙堡度过的。少有的几次旅行都是由于创作需要,而且首先是演讲旅行。1933年的政治错误(指纳粹时期担任校长——译者)为时很短。1934年他就辞去了大学校长的职位。汉纳·阿伦特把他的这一错误和柏拉图的错误相提并论,并非毫无道理。为了贬损海德格尔而抓住他的这一错误不放是容易的。如果这一错误是他的思想所致,那么他的思想也必然和这一错误一同完结。而事实上,他的思想在1934年以后才真正展开。他在大学多年的教学工作仅仅是传达其思想的经验。

如果本书令猎奇者失望,一如伊曼努尔·康德表面上单调刻板的生活使人失望一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里试图做的是在海德格尔看似单调乏味的生平中揭示出令人激动的思想的经验。

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把他热情探索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挑选出来,然后把他一生的创作都归结为这些结论。黑格尔有句名言:结果若无通向它的道路是没有生命力的。这话特别适合于海德格尔。在《同一律》的演讲中,海德格尔开宗明义:“当思想试图走向召唤它的事情时,它可能在中途发生变化。因此,明智的作法是,在下面的论述中较少地关心它的内容而较多地注意它的方法。”(《同一与差异》,第13页)我们在追踪海德格尔开辟的思想道路时,必

须牢记两点：首先，这并不是一条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踏上去的现成道路（使我们后来者感到特别困难的是，去想象这一道路并不是现存的道路，因为我们正是通过它来认识海德格尔的。哲学的景观由于海德格尔的出现而完全改变了）。其次，它就像地图上勾勒出来的路线一样，只是对其所包含的全部内容的简略指示。海德格尔的思想并没有局限在这一路线上，相反，它倒是其统一的思想中的片断。这种统一的思想在其整体中展开一张探寻之网。直到今日，虽然有关海德格尔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但很难说有谁把握了这张探寻之网。

读者必须明了，这里所能提供的只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些片断。如果读者能够通过它们认识到，海德格尔的创作并不能归结为这些片断，这些片断只不过是其思想的一些例证，那么这一描述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里描述的困难在于，它必须把自己限制在这些例证上，而同时又必须引导读者超出这层限制。于是，我们就必须作出一种努力，把这些例证引导到他的创作的主导思想上去；它是一切思想的源泉，或者换句话说，这种主导思想作为思想的主旋律在他作品中总是一再复现。这里的复现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重复中有变化，是发展中的重演。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总是围绕同一个问题进行，却从未在某一点上中止。每当我们认为自己终于到达了一个目的地，可以牢牢地把握住它时，我们又被抛向一个新的问题中；这个新的问题动摇着每一个终点，并使那些仿佛是目的地和终点的东西成为新的探索的起点。如果说勒内·笛卡尔力图做的是为哲学寻找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那么，海德格尔所做的恰恰是对这个基础提出疑问。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区别，如本书最后表明的，它导致了海德格尔对思想和哲学的区分。（参见本书《无蔽——思的事情》一章）我们不能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进程。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过程是在绝对理念向自身的

回复中完成的，而海德格尔的思想却没有这种完成。他的历史性思想也不能在黑格尔意义上理解为从异化中复归。

下面的叙述并不是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解释和阐明；它只是试图把读者引入他的原作中。只有当读者本人对这些作品进行探讨时，才会知道这种引导对他是否有益还是有害。

海德格尔的影响

关于海德格尔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一位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哲学家曾作过重要评述。这位哲学家就是汉纳·阿伦特。下面我们引用她发表于《水星》杂志上的文章的若干段落。^①

“早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一书发表前，海德格尔就享有盛誉。的确，诚如人们所说，如果在他之前没有老师（胡塞尔——译者）的努力（在当时的学生看来，海德格尔的工作只不过是对胡塞尔理论的证实），就难以想象这部著作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仅在当时立即引起轰动，而且产生了极为久远的影响，这在本世纪的著作中是鲜有其匹的。

“海德格尔早期声誉颇为奇特，或许比卡夫卡在二十年代早期或布拉克(Braque)和毕加索再早些的声誉还要特别，后者虽然也不为大众所知，但依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声望赖以建立的东西都不存在：没有著述，即便有也只是些被传抄的课堂笔记；而讲课所涉及的内容又是众所周知的，不具有可以转述和发挥的学说。可是，海德格尔的名字却象秘密国王的传闻一样传遍全国。这种情形完全不同于那种以一位‘导师’为中心并由他领导的‘小组’（如格奥尔格小组），后者虽然为大众所熟悉，但其内部有一种密约，这种密约据说只有小组成员才知道。而在海德

^① 汉纳·阿伦特：《马丁·海德格尔 80 寿辰》，载《水星》，第 10 期（1969），第 893—902 页。

格尔那里既无密约也无小组。知道海德格尔的都是些学生，虽然他们彼此认识，彼此友好，而且后来也发展了一些小团体，但他们既无小组，也无密约。

“那么知道这种传闻的都是谁呢？传闻说了些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各大学中虽然没有出现公开的反叛，但却普遍存在对各系科（这些系科比职业中学还多！）教学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学生中扩散着。对他们来说，学习并不仅仅是为谋取职业作准备。哲学是挣不来面包的，它毋宁是一种决心挨饿的人的事情，而这些人对哲学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他们并不关心经济仕途、人情练达。对那些只关心各种谜底答案的人，自有各种世界观及其党派可供其选择，无须为此专门学习哲学。他们所需要的，却无从获得。大学提供给他们的通常不是各种时髦的学派——新康德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等，就是一些陈旧的学科知识，这些知识被整齐地划分为认识论、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便于传授，不如说是要把哲学在繁琐枯燥中窒息死。还在海德格尔登上哲学舞台前，就出现过几路反叛队伍，对这种安逸的、而且可以说是颇为稳固的哲学研究方式发起攻击。从时间上讲，首先是胡塞尔，他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要撇开理论，撇开书本，把哲学建立为一种可与其它学科并列的严密的科学。当然，这还是一个十分朴实，毫无反叛意味的口号。但首先响应这一口号而起的就有马克斯·舍勒，继而是海德格尔。此外，在海德堡，还有来自非哲学传统的卡尔·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长期与海德格尔友善。他对海德格尔思想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反叛倾向十分赞赏，认为它在学院的所谓哲学中是根本性的哲学。

“这几个人的共同点，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能够区分‘学术的对象和思想的事情’（《从思的经验而来》1947）而且

对学术的对象极不感兴趣。当时知道传闻的那些人都或多或少对传统的断裂和其时出现的‘黑暗时代’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们也认为博学在哲学的事业中只不过是一种多余的游戏。他们参加大学各学科的学习，只是因为这些学科涉及到‘思想的事情’（gedachte Sache），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涉及到‘思的事情’（die Sache des Denk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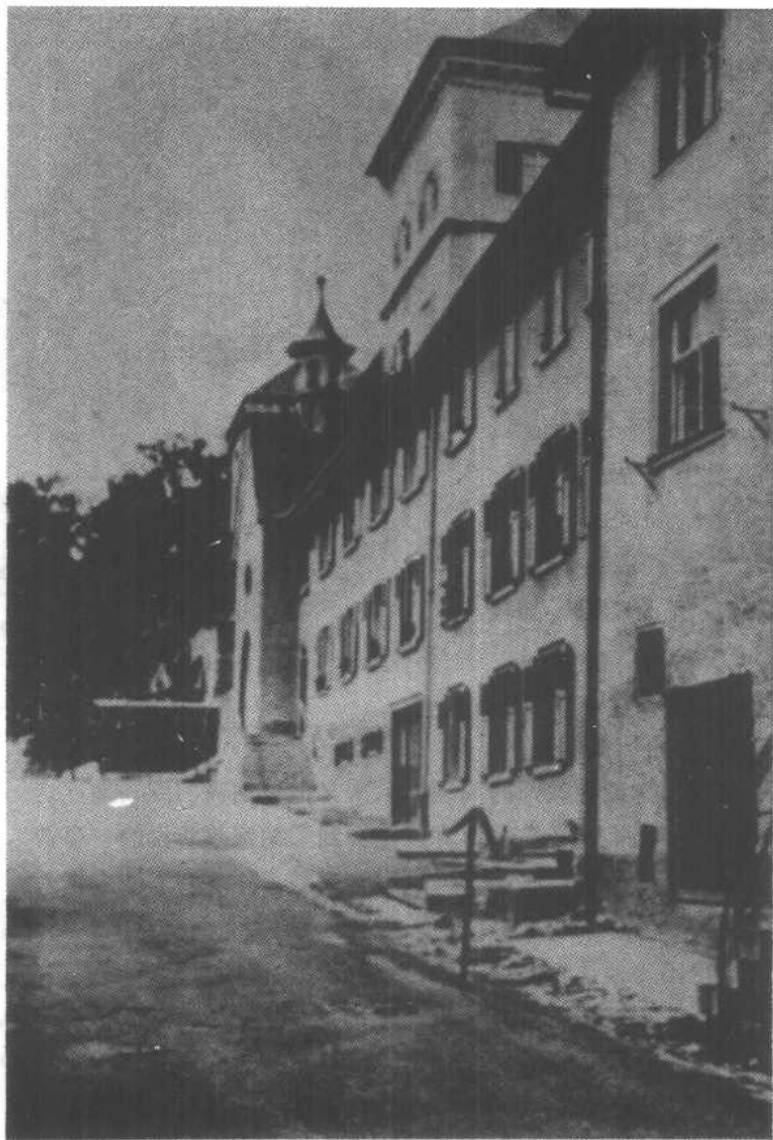


（参见《思的事情》

海德格尔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1969）。传闻把他们吸引

到弗莱堡那位编外教师的周围，后来又把他们吸引到马堡。这一传闻说，有那么一个人，他真正把握到了胡塞尔所说的‘事情’，他认为这种‘事情’不是学术的事情而是思想着的人的事情——人对这种‘事情’的关心不是昨天今天才开始，而是从来就如此，而且恰恰因为他认识到了这种传统的断裂，因而重新发现了过去。他不再谈论柏拉图，解释他的理念论，而是在整整一个学期一步一步地进行一种对话并对之提出疑问，直到这一享誉两千多年的学说最后为当代的最高的问题所取代。这种方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虽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可能毫不稀奇，因为事实上许多人都这样做了，但在海德格尔之前却从未有人这样做过，传闻说



海德格尔诞生时的房子



十九世纪末期的梅斯基尔希的老式房子

得很简单：思获得了新生，被认为死去了的过去的文化又重新复活了；它表明，它完全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东西。有这样一位老师，人们可以从他那儿学习思。

“这位秘密国王统治着思的王国。尽管这个王国的的确确存在于世界上，但它是那样隐蔽，以致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究竟是否存在；而且它的居民也远比人们想象的多。否则，又何以解释海德格尔的思、他的思的传授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常常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学生圈子，也超出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哲学的范围……

“……为了学习思，人们追随海德格尔。现在他们知道了，作为纯粹活动的思，亦即既非由于求知欲望，也非由于认识冲动所推动的思，可以成为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与其说是压制着其它能力和天赋，不如说是规定和支配着它们。但我们是如此习惯于理性与激情、精神与生命这种古老的对立，以致一想到那种激情的思的观念（在这里，思与生命融为一体），便会感到惊异。海德格尔本人曾表述过思与生命的统一。据一件可靠的轶闻说，在一次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中，他没有作通常的生平介绍，而是用这样一个简洁的句子开始：‘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去世’。正如我们后来认识到的，这种激情的思是哲学可能的条件。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如果没有海德格尔思的实践，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很值得怀疑的。这种激情的思，产生于‘人生在世’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并‘反思支配一切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冷静》1959 第 15 页）它不再把认识或知识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是把生命本身当作自己的目的。生命的终极是死亡，但人并不是为了死亡而活着，因为人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同样，他也不是为着任何结果而思，因为他是一种‘思着的，亦即冥想着的存在’。（同上第 16 页）



学生时代的海德格尔。1899 年左右

“这样就必然导致思对其结果的破坏性的态度，亦即批判的态度。确实，自古代各派哲学兴起以来，哲学家们对构造体系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恼火的偏好：我们今天常常为了发现这些体系究竟包含了什么而不得不费力拆除这些已建成了的体系。但这种偏好并不是产生于思本身，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在某方面可以说是绝对合理的需要。……海德格尔的每一部著作都让人觉得，它在重新开始；尽管它也间或涉及到前面的著作，但它仅仅是利用了先前熔铸的语言和术语；而在那里，概念只是指引一种新的思想进程的‘路标’”。

那些仅仅从公开发表的著作来认识海德格尔的人，是很难想象海德格尔讲授哲学的独特方式的。即使是初学者，海德格尔也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把他带入思的领域——不是使他获得某些观点或重复书本知识，而是使他进入思的运动中。就好像苏格拉底的谈话和论辩由于某种奇迹而复活了。

我们知道，胡塞尔过于沉溺于自己的思想中，因而事实上他只是不断进行自我独白。有一则轶闻，大意是说，在一次高年级学生讨论会后，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说，这次讨论会很成功。海德格尔问道，在哪些方面呢？胡塞尔回答说，因为学生们踊跃参加。实际上在大多数讨论会中只有胡塞尔一个人发言。而在海德格尔的讨论班里就没有这种独白的情况——他甚至还专门警告我们避免这一点。如果讨论的是一篇原著，而海德格尔对此已发表过意见，他是决不允许他的解释被别人引用的。他并不想听自己对此说过些什么，而只想知道我们能够在原文中获得什么。因此，讨论会并非讲座的别名，而是直接从事原文的工作。有时，我们在一学期只试图阅读和理解一个哲学家著作的两三页。但就在他精心挑选的这几页著作中，他成功地把我们引导到那个哲学家思想的核心中，使得

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好几年学的还多。同时，我们不仅从哲学家本人那儿学，而且还从他所处的历史中学。没有历史的观点，没有历史的标准，任何理解都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在讨论班中直接体会到的。这些讨论会是如此激动人心，以致当我们离开弗莱堡大学二楼那个狭小的教室时还犹如触电一般。为下次课所作的准备实际上要占去整整一周的时间，因而其它讨论会和讲座就自然成了陪衬。如果在讨论会上要求某位学生发言，而这位学生的发言又被海德格尔记录在一个黑色的油布笔记本里，那么在下次讨论前，人们那种期待的情绪更加紧张，因为下次讨论中海德格尔要朗读发言记录并对之加以评判。

令人惊讶的是，海德格尔对每一个参加讨论班的学员都十分关心。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注视着每个学员的成长。多年后当他谈及某人时，他还记忆犹新。

海德格尔对讨论会的准备极为细心。他不是依靠瞬间的“灵感”或突发的“念头”，而是慎重地、周密地考虑需要探索的思的进程。在他的手稿中也可以看到他对讨论会的安排和说明。尽管他对所讲的内容十分熟悉，但每次讲课前他还是要认真准备，因此他所选择的材料总是能把我们引入问题的核心。